

參賽類別	☒ 小說組 ☐ 散文組 ☐ 新詩組 ☐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契約之愛
她流著淚醒來，甚至忘了自己哭泣的原因，依稀的想起夢裡的某些畫面，但畫面與畫面之間沒有任何連結。即便如此，她仍感受到內心翻湧的情緒，她用手遮住雙眼，在內心的騷亂之間尋求平靜。再度恢復視線的剎那，她強迫自己遺忘剛才的情緒，也可以說這是她和自己的默契——既然選擇要面對，那就得做得徹底。然後她擦去臉上的眼淚，試著開始自己的一天。 煎蛋的氣味從廚房飄散出來，媽媽在廚房似乎聽到她的腳步聲。「妳要吃蛋嗎？」 「好。」其實她想說不，但即使這麼說她最後還是得吃，乾脆就說好吧。她並不喜歡煎蛋的味道，但卻從小吃到大。或許不是第一天就不喜歡吃，她覺得那是一種味覺的累積，每吃一次蛋，那種味覺的記憶就加深一次，終於深深地刻在腦海裡。之後每次接觸相同的食物都是一種味覺疲勞，她能憑空想像出那種味道，食物入口的同時也在反覆提醒她。她覺得這個味覺記憶已經日復一日的侵蝕她的大腦，想要強迫她永遠記得這個味道。這使她感到反胃，想要遺忘，可惜她忘不了。雖然嘗試溝通，卻在每次得到同意後看到一模一樣的早餐。有時候小孩不管說什麼，大人還是會照他們想要的做，因為他們總是覺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對孩子最好的。她覺得自己的意見一點都不重要，索性再也不提，煎蛋從此成為她深刻的味覺記憶。 印象中她和媽媽的感情並不非常好，與其說不好，不如說令她感到複雜。媽媽會對她很好，就像一般印象中的母親，盡力完成作為母親的義務。但有些時候，她總覺得有些事情刻在她心裡，是她心裡小小的傷。例如有一次她把一條在學校用過的抹布帶回家，結果被狠狠罵說為什麼把髒東西帶回家，從此她從學校帶東西回家都特別小心翼翼，深怕有什麼東西是媽媽會覺得很髒的；又例如有一次她在戶外教學的時候和同學一起買冰吃，結果媽媽說她不應該吃冰，從此她戶外教學的時候再也不買東西了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高中的時候，如果考不好，媽媽會很生氣的叫她去讀書；在她考得好的時候，卻不在意她是否讀書，反而總是對她和顏悅色。她忍不住告訴媽媽：「妳只喜歡功課好的我而已。」「當然啊，妳不聽我的話，我為什麼要喜歡妳？」瞬間她的所有感情都幻滅了，其實身為家人也不過如此。她得到結論：並沒有人能全然的愛自己，即使是家人也一樣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愛有所回報，世界上並沒有無條件的愛。這個對話一直封存在她心裡，讓她覺得沒有什麼是真心的。後來又有一天，她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宣導對家人說我愛妳的廣告，她立刻對坐在旁邊的媽媽說了，她心裡木木的，媽媽卻表示大為感動。她的心裡彷彿空了一塊，有點慚愧自己用虛偽騙來了他人的真心，又失落的感到想要被人愛的方法，只要盡情的給對方她想要的東西就足夠了，而自己的真心不值一提。剎時她的所有感情都失去意	

義，褪去色彩，她墜落在灰濛濛的世界裡，而她¹必須相信這個世界裡仍然有愛。

她曾經看到一篇網路故事，寫著一個女孩因為母親每天打電話嚴格管教，不僅不准女孩晚歸，更禁止女孩與不熟的男士大晚上在一起而心有不悅。有天母親卻突然出意外離世讓女孩悔不當初，每天守著電話祈禱媽媽再打電話來。她看完了故事心想：「這不公平。」死固然不是解決自己和家人之間問題的方法，但若是沒有奪走女孩母親性命的意外，也沒有方法能解決母親與女孩之間的問題。正是因為雙方都不想用死來問題，所以只能永遠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犧牲。她不確定誰犧牲的比較多，但她確定在這樣的關係下，自己並不是毫無犧牲。然而她終究是不懂事，不懂得回報，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的不孝女。她感到痛苦，她覺得自己注定是錯的，注定會受到懲罰。

媽媽問她午餐要不要一起去吃常吃的那間牛排店，她說好。於是她們一起跳上機車，循著熟悉的道路到達熟悉的餐廳。媽媽試著停在一個大樓的走廊上，但她反對說，可能會有人來管制，畢竟騎樓下一台機車都沒有有些奇怪。經過一翻激辯後，媽媽還是希望能把機車停在那裡，她也就不再勸阻。在媽媽停好車的過程中，她一直四處張望有沒有像警察或保全的人走來，內心不斷祈禱接下來什麼事都沒有。然而她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。「小姐，這裡不能停車喔。」「對不起，我們吃完飯立刻就走，停一下下就好了…」「不好意思，這裡就是規定不能停喔。」「好的，好的，不好意思。」她在心裡嘆了口氣，為什麼媽媽就是不能聽她的呢？媽媽騎著車離開了騎樓，在店家附近尋找停車位，一邊不自覺地向她抱怨：「為什麼不能通融一下呢？」「我覺得可能就是規定吧，他們也很無奈。」「可是停在那裡真的不妨礙什麼人…」「可能有我們不熟的規定吧。」她勉強應答道，沒想到媽媽發怒了「為什麼妳都不支持我，不管如何應該都要支持自己的家人不是嗎？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支持，還支持外人！」

她不知道媽媽的怒火從何而來，面對這無妄之災她盡覺得沮喪，她非常確定媽媽也不會總是支持她的所有決定，卻又提出這樣荒謬的辯論，瞬間她覺得自己也被激怒了，覺得自己並不是親情的無條件支持者卻被迫接受他人強加的枷鎖。她下車轉身就走，並不知道要去哪裡，只是想逃離。甚至沒聽到媽媽叫住她。也有可能媽媽已經知道她要做什麼，所以連叫住她都懶了，她不清楚。她盡力讓思緒混沌，這樣才能減少自己的罪惡感，不再去思考自己是個多麼糟糕的女兒。她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紅燈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走去哪裡，漫無目的的行走讓她感到自由又混亂。當她終於停下來時，她發現自己已經在距離牛排店兩個捷運站遠的公車站牌旁。她其實還是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，身上只有手機和沒什麼錢的錢包。假日中午的街道，強烈的陽光令她暈眩。她跳上剛好開過，空無一人的公車，看著窗外晃動的風景，那些美麗的畫面既不真實又離她好遠。

然後她全身激勵了起來，她自由了。逃離親情的束縛，她現在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

¹ 原「他」改成「她」

事。然後她瞬間又悲觀了起來，發覺自己最終仍然不得不回家面對這一切。其實並沒有逃脫的方法，只有永無止境的循環，在循環的終端，她好希望有人能告訴她，讓她相信最後能結出好的因果。她覺得自己一直在期待著什麼，卻又不斷壓抑自己的願望，以免希望落空時自己太失落。她逃離了，但又不是真正的逃離，願望還是沒有實現，但在夢想泡影破滅之前，她可以完成一些事。

她打了電話給 K，拜託她讓自己借住一晚。K 答應了。

K 家裡總是只有她一個人，這是她選擇請她幫忙的原因。「謝謝妳來陪我。」K 愉快的歡迎她。「哈哈，應該要謝謝你收留無家可歸的我吧。」「妳要一直住在這裡嗎？」「一天而已啦！我還是得回去。」「嗯嗯也對。」K 若有所思地回應著，聲音輕輕地收了起來，像是在隱藏某種渴望。她隱隱約約地覺得自己說不定真的可以一直住在 K 家裡。K 的父母在她小時候離婚，後來 K 的媽媽車禍離世，她就一直一個人住在這間大房子裡。K 的父親已經和他人另組家庭，每年只會回來看她 3 次，但 K 的生活費基本上都由他支付。或許這樣的生活是她有點嚮往的？逃避所有與家人的關係，一種象徵性的自由？她忽然害怕了起來，覺得自己冰冷而自私。這樣的生活真的是她嚮往的嗎？她不禁又開始質疑自己。

K 的家有五層再加上六樓的陽台，她主要住在五樓，除了二樓有客廳和廚房外，其他房間都空蕩蕩的。她和 K 笑著說玩起捉迷藏一定很過癮。客廳是整間房子最華麗的地方，天花板四周有裝飾的層板，上頭懸掛著水晶吊燈，牆上掛滿著名畫作與充滿設計感的鐘。她不是第一次來這裡，卻每次都迷失在這棟華麗的建築中。在它的華麗中，她不知為何總覺得有種神祕感，也許這幢房子最華麗的裝飾品是 K 的孤寂和憂傷。

K 的房間擺放著各種樂器，有吉他、爵士鼓和鋼琴，明擺著是個一人樂隊。她笑著問：妳的房間隔音應該很好吧。K 笑著說，恐怕不太好，總是有人來找我反映噪音問題。不過我哭的時候至少別人聽不到。她這麼聽著，一時也感到孤寂了起來。

結果她們甚麼也沒做，原本要一起彈吉他唱歌吵隔壁鄰居的計畫也沒實現，只是一起躺在床上聊著天。妳喜歡一個人住嗎？她問 K。有喜歡的時候也有不喜歡的時候吧。我其實有點羨慕妳不用和家人住。嗯，的確有時候蠻輕鬆的，但是有時候也覺得很空虛，其實我也很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樣，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，可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實現的。她聽了 K 的話，覺得在這由不得自己選擇的人生中，每個人終究還是渴望自己沒活過的版本。K 的爸爸曾經提議將 K 接過來和他的新家庭一起住，可是不知為何遭到 K 的繼母反對。他們當然說了很多理由，但真正的理由是說不出口的。所以 K 還是過著和之前一樣孤身一人的生活，只是心裡多了一塊疙瘩。

她們聊天聊到一起沉沉睡去，等她再次醒來，不知不覺已經天黑，連睡著的時間都不記得了。K 已經醒了，不在她身邊。她爬下雙層床，來到 K 家裡的廚房，看著 K 拿出一

瓶瓶酒，擺滿了一地。「妳要喝嗎？」K 問她，她盯著 K。「妳還好嗎？妳常常這樣灌酒？妳家人知道嗎？」K 露出悲傷的笑容「我不常這麼喝，也不敢讓家人知道。」「妳還是因為家人煩惱嗎？」「可能我還是留有童年的陰影吧，總覺得自己很想得到父母的認同，卻一直沒辦法做到，自己不是一個能力頂尖的人，卻又想達到完美得到認同，每次都覺得很挫折。」「那…妳還想活到 35 歲嗎？還是現在妳連那個年齡都撐不到了？」K 常常說自己要在 35 歲自殺，「35 歲是我給自己的約定，為了達到目標我每天會有一點動力活下去。實際上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到達那個年齡。」「妳的家人會希望妳活下去的，甚至希望妳能活超過 35 歲吧。」「嗯，我爸可能，阿姨可能不一定吧…」她有些難過的發現，K 的話說的不錯。她沉默了。對 K 來說，活著最大的意義還是希望能得到他人認同，而 K 最希望獲得認同的人卻總是拋棄她。在她心中，她最想完成的事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，而這也引發她抑鬱的想法。「妳要喝嗎？」K 又問了一遍，她搖搖頭。

她一邊看著 K 喝酒，一邊試著處理自己複雜的思緒，她的所有問題似乎都無解，或許她跟 K 一樣，知道不可能有好的解答，乾脆灌醉自己再也不要清醒。K 用一種深深的藍色包圍了她，她看著藍色的煙霧瀰漫在空氣中，讓自己慢慢被滲透，終於放棄了思考，緩緩打開一小瓶烈酒的瓶蓋。味道並不好，只是一種尚未形成味覺記憶的味道，在味覺疲勞形成之前，她可以讓這種味道在她口中盡情肆虐，這是永不變質的真味，一種可以永遠不會記得的味道。所以她放縱自己，這樣她就不用強迫自己遺忘。

隔天早晨她伴隨著頭痛醒來，發現 K 和她都躺在廚房地板上。這是她第一次這麼肆無忌憚，她想。她試著叫醒 K 但徒勞無功，於是她留了一張紙條給 K，上面寫著：「謝謝妳讓我住一晚，以後可以一起喝酒。」她慢慢地走回家，清晨的街道仍有熙熙攘攘的車輛，她想著這些車是否都正在開往一個它們不得不回去的地方。或許現在有捷運可以搭，但她只想花很長很長的時間走回家。路旁高高地架起施工的圍籬，莊嚴地不可侵犯。從小她總被警告這個時間很危險，女孩子不要自己一個走在路上等等…此時此刻她突然想打破這自己所有的規則。說不定等下她真的就出意外了，說不定她等等會被抓走勒贖，會被性侵…那些出現在社會新聞上駭人的事件浮現在她腦海中，她突然覺得那些都不足為懼。她現在正在做的就是她最害怕的事，帶著偽裝，假裝自己一切都很好，欺騙，消耗自己的人生。在她心裡某個部分已經開始潰爛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在她徹底腐爛之前，或許她會像 K 一樣毀了自己。一個沒辦法好好愛自己，沒辦法相信自己存在價值的人，只好狠狠的恨自己，然後在 35 歲自殺。她也在等自己意義上的 35 歲。當她看著前方的街道，她真希望盡頭有美好的事物等著自己，然而她知道自己的期望總是落空。

她回到家，因為沒帶鑰匙還是媽媽幫她開的門，免不了被念了一頓。但媽媽也說，她一點都不擔心，因為知道她沒地方睡，總有一天還是得回來。她聽著在心裡揪了一下，是啊，並沒有逃離的方法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她還是會回來，因為她就是會。又或者她其實也害怕自己真的斬斷這層關係呢？她不想變得殘忍。至少不是現在。

K 自殺了，是在她去她家的一個禮拜後。剛從朋友那得到消息時她既震驚又害怕，因為她一直相信 K 會至少活到 35 歲。據說繩子是綁在她們一起躺過的雙層床扶手上，令她不斷覺得死亡其實也離自己很接近。就在那個堆滿酒的空間，她還想再灌醉自己一次，再放縱一次，即便她明白那些都不是自己感情的出口。她們的問題永遠是無解的，只能互相包容一起走過，但問題依然存在。所謂時間能解決一切，其實都只是遺忘和麻木，真正的問題從不會消失。

她去參加了 K 的葬禮，沒有繁複的程序，是基督教的儀式，她坐在台下聽著許多人分享 K 是個多麼棒的孩子，他們有多麼捨不得 K 離開，那是對誰說都通用的形容詞，而不是專指 K 一人，那種直通靈魂的形容。絢爛的言語漂浮在整個禮堂中，各種美好的語句讓氣氛傷感了起來，卻沒有任何語句能進入她的心，她感到絕望，或許那也是 K 的絕望。好多事說了也是枉然，索性將語言遺忘，讓自己永遠是別人眼裡喜歡的樣子。

輪到 K 的爸爸上台致詞，在台上，她聽著他細數著 K 是個多麼貼心溫暖的女兒，如果他知道 K 常常抽菸喝酒的事，他還會這麼說嗎？她突然覺得自己很苛刻，總是質疑別人的語言，但她自己才是最常說謊的那個人。她沒資格質疑別人。她看著 K 的爸爸在台上哽咽落淚，突然又寧願相信了。這種場合只要什麼都相信就好了，至少每個人的難過都是真心。在她和 K 維持的假象中，總是能騙到她的真心，她感到悲傷卻又感到一絲安慰，然後她自己也哭了。她聽著大家一起唱聖歌，感到靈魂深處有一小塊在哭泣，那是聖歌也無法洗滌的哀傷。

她眼睛微紅的回到家，媽媽試著關心她：「妳還好嗎？」她聳聳肩：「也就是那樣。」語氣有點冷淡。「如果有什麼事妳可以跟我說。」她默然。過了一陣子才說「我沒什麼好跟妳說的。」「我真的很喜歡妳，可是妳不喜歡我。」她被媽媽的眼淚嚇到了，一瞬間自己的內心也波濤洶湧了起來，原來自己終究成為了殘忍的人啊，既痛苦又找不到出口，令她一時也哭了。她很想要說，其實妳並不喜歡我，妳只是不認識我而已，但她什麼都沒說，只是跟著媽媽一直哭。她已經不想打開自己，決定在這假象中活下去，至少彼此還能勉強維持正常。當妳決定把面具撕開，才發現底下全都是腐爛的傷口，想要一一清理，讓事情回復最初的樣貌，卻早已太遲，再也沒有能修復的東西。可是她也明白這是掙脫不了的枷鎖，逃離只是用另一種方式把自己鎖住。更何況她其實也並不想逃離。因此她決定什麼都不改變，接納自己的痛苦和潰爛，用她撐到現在的方式繼續活下去。而她和媽媽依然很好，只要這樣就好了。

是早晨，她又醒來了，又必須面對新的疲憊的一天。她聞到一樣的氣味，又在那氣味之間預見了自己的心情，自己的語言。那是油膩的蛋的氣味。「昨天晚上還好嗎？」「嗯，還好。」她說謊，可是同時她也明白這個問題並不重要，只是母女試著對話的開場白。在謊言與謊言之間，那是她一生的預言。呱呱墜地的那天她簽了一生一世的契約，無論發生什麼，這契約都會烙在她的血液裡。她其實也並不真的想結束這段關係，即便會痛苦，她

還是寧願就這樣下去。既不是愛也不是不愛，或許正是因為兩者皆有，所以才會痛苦的支持到現在。對她是如此，對媽媽亦然。

「妳要吃蛋嗎？」「好。」她以她所能發出最快樂的聲音回答。

